

半夜鸡叫

高玉宝等著



半夜鸡叫

高尔基著



翠存书

文学小丛书

半夜鸡叫

高玉宝等著

17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露出字第003号

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907 字数21,000 开本787×940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\frac{7}{16}$ 插页2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,000册

定价(2)0.15元

前 言

本书内容包括两位战士的四个短篇：高玉宝的“我要讀書”、“半夜鸡叫”和崔八娃的“狗又咬起来了”、“卖子还賬”。这几篇作品，通过作者亲身經歷的生活遭遇，真实地揭露出旧社会反动統治者欺压劳动人民的罪恶。作品具有强烈的阶级感情，丰富的生活实感，語言也很朴素生动，是解放以来战士創作中的优秀作品。

高玉宝是辽宁人。一九二七年出生在一个貧农家庭。他只讀过一个多月的书，曾給地主放牛。十岁时随父亲逃难到大连。先后当过各种零工，也赶过馬車。以后被日伪强迫到矿山，当过几次劳工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他才回到家乡，学了一年木匠。一九四七年，家乡解放，他就自願地参加了军队。在部队里，先后担任过通訊員、警卫員、軍郵員、收发員等工作。他从一九四四年开始練習写作，因为文化低，常常写十个字就要向大家請教八个字；有的字不会写，就用符号和圈圈等代替。最后终于以

頑強的毅力，克服了一切困難，寫成了一部自傳體小說“高玉寶”。本書所選兩文就是這部小說中的兩段。

崔八娃是陝西人。一九四九年參軍，當時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得。由於黨的培養和教育，他自己的刻苦努力，經過短時期的文化學習，就認會了幾千個字。本書選的兩篇就是他的語文作業。

編者

目 次

我要讀書·····	高玉宝 (1)
半夜鷄叫·····	高玉宝 (22)
狗又咬起来了·····	崔八娃 (28)
卖子还賬·····	崔八娃 (35)

我要讀書

高玉宝

三月里，天气晴朗。玉宝拿上镰刀、绳子，和村里八九个穷孩子上山去拾草，一出屯子，太平村的小学生正排着队伍在大路上走。有个学生走在队伍旁边，喊着：“一，一二一，……”象个小教官似的。小学校的老先生走在队伍后边。

玉宝呆呆地看了一阵，真羡慕他们，回头对小朋友们说：“人家旅行，咱们拾草。来！咱们也排个队伍走。”穷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愿意的。玉宝把镰刀往腰上一插，排好队伍，他也走在旁边，喊着：“一，一二一，……”穷孩子们照他的口令，踏着步子，挺起胸脯，肩上扛着镰刀，走得很带劲，远远地跟在小学生队伍后面。

小学生们听见后面又来了一支队伍，一个个扭回头直朝后看，步子就乱了。那老先生回头瞅瞅，也很惊奇：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居然把一帮小孩子管得

住，还怪有精神的！老先生回头招手，叫道：“喂！小孩，你过来！”喊口令的那个小学生名叫于志成，见老师叫玉宝，就说：“我去叫他。”

玉宝见老先生叫他，忙回头喊了声：“立——定！”接着又说：“大家听着，老师叫我，你们就在这儿玩，等我一下，咱们一块儿就去拾草。解散！”有个孩子说：“玉宝，别去，先生会打你的。”玉宝说：“怕什么，我去看看就来。”于志成跑来拉着玉宝的手说：“玉宝，走吧，我们老师叫你。我们老师可好哪！来，跟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吧！”“我不去旅行，我还要去拾草。”“走吧！待会儿再拾草。”“大伙儿等着我呢。”玉宝又回头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等等我，我就来。”

玉宝到老先生跟前，恭恭敬敬给他敬了一个鞠躬礼，偷偷瞅那老先生：个儿好高啊，怕有五六十岁了，干干净净两撇八字鬍，穿一件粗蓝布长衫，青布鞋底都快磨完了。他眉毛鬍子都在笑。玉宝心想：“怕是要我去旅行。家里还没柴火呢……”小学生们不知有啥事，都一齐围拢来看热闹。

老先生哈着腰摸着玉宝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嘿！还懂得规矩呢！你几岁哪？”玉宝说：“我十二岁哪。”“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玉宝把小脖子一歪，笑着说：“你猜猜看！”于志成说：“我知道。我们常一块儿玩

的。”玉宝連忙堵住于志成的嘴，說：“你先別說呀！”老先生看這小孩挺有意思，笑說：“你這孩子，叫我怎麼猜呀？”玉宝說：“你真猜不着？你看！”就蹲下用指頭在地上划了“玉宝”兩個字，字划得不象個樣子，老先生眯着老花眼，雙手撐着膝蓋，低頭瞅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認出來，笑了笑說：“有天資，有天資！你姓啥？”于志成一口接過去，說：“我知道，他姓高。”玉宝瞅了于志成一眼，怪他不該早說。老先生說：“你爹叫啥名字？”玉宝笑了笑，還沒說呢，于志成又說了：“他爹叫高學田，跟我一個屯里的。”“啊，高學田，噯，他的孩子都這麼大了。”又對玉宝說：“來，我也考你兩個字，看你認識不認識。”老先生蹲在地下，拿中指划了“太平”兩個字，說：“你看，這兩個字念啥？”玉宝瞪着小黑眼珠想了好半天，這兩個字很面熟，在那裡見過？想了一會，一下子他想起來了，這不是咱們太平村村公所門口大牌子上的“太平”兩個字嗎？就說：“這是咱們太平村的‘太平’。”老師故意搖頭擺手說：“不對。太平村沒有太平，這是‘天下太平’的‘太平’，懂嗎？”玉宝紅着臉硬爭說：“字是一樣的。”老先生說：“字倒是一樣的，現在意思可不一樣，這個，你小孩子家就不懂得了。來，你看這是個啥字？”老先生又在地下寫了個“犬”字，玉宝一看，心想：这回，老先

生可写錯了。忙用手指头抹去“犬”字肩头上那一点，說：“这不是‘大’字嗎？你写錯了。”引得老先生和小学生們嘩一傢伙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孩子，你念过书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喜欢不喜欢念书？”

“怎不喜欢？念书可好哪。我爹說，人不念书，光受欺負。念书識字，又旅行，又下操，又駢故事，又藏猫猫，有多好啊！”

“那你为啥不念书？”

“我爹我媽不让我念书。”

“为啥不让你念书？”

“我……”玉宝心里难过起来，低下头，想起从前好多事情，心一酸，忍不住泪水就想往下掉。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話沒說完，扭头就挤出人圈子来，往穷孩子們伙里跑。老先生叫他，于志成来拉他，他連头也不回。

提起念书，原来玉宝曾經和他爹媽鬧过几回。今年开春，有一天，玉宝去找于志成一块兒上山去拾草。誰想，这天一到于家，他見于志成穿上了小学生服，揣个小书包，和本屯几个孩子一跳一蹦地正要上学去。于志成見玉宝来了，高兴地說：“玉宝，你怎不

念书？你看我的书包有多好！”“你不拾草哪？”“回来再拾草。去給你爹講一声，咱們一块兒念书吧。”玉宝忙跑回家，拉着媽媽的手說：“媽媽，我要讀書。”他媽說：“孩子，你看咱家里，‘日无逗鸡之米，夜无鼠耗之粮’，三天两头挨餓，怎供得起你念书？”玉宝不听。他爹腿上的疮化膿很厉害，側过身子躺在炕上罵：“越大越不懂事。你念书，家里吃啥？喝西北风？——快去給我拾草！”“我不去。”“不去，我揍死你！”一动，腿上的疮疼得他父亲直咬牙。他媽把玉宝拉到怀里抱着，臉亲着他，歎气說：“孩子，听媽的話！你人也大了，也該念书了，不是爹媽狠心不让你去，你爹苦了一辈子，也盼你将来給爹媽爭一口气，苦出个头！孩子，眼目下正在难处，你爹腿上的疮都沒錢治呀！老天爷不开眼，你就別想念书；你不去拾草，家里連燒的都供不上！”玉宝苦苦哀求說：“我放学回家就去拾草，家里不会缺燒的。……”“孩子，我們家出不起这个学錢呀！”“我要去。”他爹說：“你敢去。看我把你的腿給打断！”玉宝真气了，把手里的鐮刀、繩子往地下一丢，嘖起小嘴說：“你不让我去，我自己去。”回头就往門外跑。他媽急了，就跟在后面追。边追边叫：“玉宝！孩子！你哪里跑呀……”玉宝不听，穿过屯里的小巷，朝太平山方向一直跑到小河滩上。那小河

的水嘩嘩地流着，沒有橋，也沒有石礮子，過河的人都得脫鞋。玉寶正脫鞋，回頭見他媽撲通一聲，給一塊石頭絆倒了。玉寶吓坏了，也顧不得穿鞋，返回去把媽扶起來，一頭撲在媽懷里，哇的一聲就大哭起來。媽媽抱着玉寶，眼淚就象小河的水一樣，流在孩子的臉上，母子二人坐在河沿上悶悶地哭了一場。哭了半天，玉寶媽傷心地說：“孩子，你爹媽不是不疼你；村上買槍的錢，保長來催過了十幾遍了呀！你不是不知道，你爹腿上的瘡、心疼病，都沒錢治。……天呵！我們哪里有活路！……”說到傷心之處，又大哭起來。玉寶心里象滾油煎一樣，淚流滿面地摟着媽的脖子，抽抽噎噎地說：“媽，我，不……讀書了，回家吧！……”從此以後，玉寶再也不敢想那讀書的事。

玉寶媽端了一筐蘿蔔英子出來，在院子里，吩咐玉容拿到井台邊去洗，又進屋去給玉寶他爹擦掉腿上的膿，才把腿上的包布解開，聽院子里有人叫：“高學田在家嗎？”玉寶媽聽聲音不熟，伸頭向門外看看，原來是太平村小學校的周老先生來了，連忙下地招呼周老先生家里坐。高學田腿上吊着一條包布，忙要下地，給周老先生攔住了。“嗨！又不是外人，看你腿上還流膿呢，別下來啦。”高學田只得回手裝了一袋

烟，遞給周老先生抽，周老先生瞅着他的腿，說：“怪不得好久沒見你了，腿上怎么长这样大疮？”高学田歎了口气，把年底算賬时閻王保长放狗咬他的事講了一遍，周老先生直歎气說：“真作孽啊！这是什么世界啊，唉！蹲在人家屋簷底下，啥事还不由得人家！哪一天天下太平就好了。”“有那一天嗎？周先生，咱們能盼到嗎？到那一天，咱们的骨头还不吊起来当梆子敲了？”“終归有那一天的啊，咱們熬吧，‘多年的媳妇熬成婆’，你还不老，熬得到的。我是不行哪，土都埋到脖頸根啦！”兩人又談了一陣家常話，周老先生就提到玉宝念书的事：“喂，大兄弟，我来找你，不为別事；你那玉宝是聰明孩子呀！将来有出息呀！不是我当你面来誇口，十个里也难挑一个呀，可不能把孩子給耽擱了呀！”高学田歎气說：“唉！周先生啊！你看，不怕你老人家見笑，我們家連这个(他比划吃飯的樣子)都糊不上口呀！还有錢叫孩子去讀書？只要一線生机，我老早就送他上学了，实在是‘旱地的魚虾遭天旱’，眼看就活都活不下去了呀！”玉宝媽說：“周先生，难为你为这孩子的事跑来一趟。当父母的人，誰不盼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个出息，千怪万怪，怪咱們自己命不好，怪我們当父母的不中用；嘴巴都顧不上，还顧得上孩子讀書！”說着，玉宝媽心里一发

酸，忍不住想掉眼泪。周老先生仔細看看高家屋里的
动用傢具，也真够穷了：土炕上的破席子都快蹬成碎
条条了，炕上只有两床破烂被子，靠牆一張破桌子只
剩了三条腿，一口石灰补好的水缸还缺了一大块，两
个小木板凳，坐上一动就吱吱叫。高家穿的衣服，补
釘上面加补釘，胳膊肘、膝头上还露着肉。屋子里除
了破瓢破盆破鍋盖，就是灶前那堆烂柴火，一件值錢
的东西也沒有。周老先生說：“也不必难过了。人穷
嘛，这也怨不得你們。誰不想过几天好日子，何况
如今穷也不是穷你一家。我若是倒回去十年，有一
点力气，我也不来教这个穷书了。这哪是教书，这是
受气！你是知道的：人家放个屁，保长就是圣旨；保
长放个屁，咱們死活都不敢吭一吭气。非要我学日
語不可，非要我教日語不可，唉！中国人是中国人啊，
中国孩子怎么去学鬼子話！唉，不說这些吧。大兄
弟，我也不是为掙錢来的。象我如今这把年紀，活一
天算一天，多教几个学生也累不着我，少教几个也閒
不着我；明天叫你家玉宝来吧，我不要你們半文錢，
紙墨笔硯、书本本，我那里也有，都用不着你們出。下
午放学早，他还可以給家里拾柴火。”高学田两口子，
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先前光听人說太平村教书的周
老先生是个好人，現在看来，果然不錯，怪不得有些

穷孩子也去上学；心中感激不尽，不知說啥好。过了一陣，高学田說：“承周先生的情，那孩子調皮呀，爱打架，給你添麻煩！”玉宝媽也說：“是呀，就是孩子的性子野得很，不成材，就怕枉費周先生一片心。”周老先生站起身来，把旱烟袋遞还给高学田，笑了笑說：“你們說孩子长得野？如今这个世道，穷人家的孩子，我看还是野一点好，少受多少欺負！大兄弟，別怪我嘴直，你呀，就是太老实了，要吃多少亏！別說了，明天叫孩子来上学吧！”

一个上午，玉宝心中都不好受。草比往天拾得少，就象掉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回到院里，把草放下，也不知該做啥好。忽然，玉容从屋里跑出来，又蹦又跳地笑着說：“玉宝，快回来。告訴你，明天你要去上学了！”玉宝不信，說：“姐姐，你誑我。”“誑你？誑你什么？你問問爹去。誑你？”玉宝赶快跑进屋去，把镰刀、繩子一甩，他媽正在炕上給爹盛飯呢，他跳上炕，一把就抱住媽的脖子，問：“媽媽，真的？叫我去上学？”媽手上的飯給玉宝碰撒了些，把媽惹生气了：“真的，真的，快吃飯！看你这象不象个学生！”“你誑我的，我不相信。”“媽还誑你？快吃飯，涼啦！”玉宝松开手，爬在爹臉面前，問道：“爹，真的？你叫我去讀書？”“明天

你媽送你去，在學校里可不許調皮打架。”玉寶又高興，又半信半疑，吃罷飯，拉着姐姐，到院子里，定要姐姐講給他聽，為什麼爹媽今天要送他去讀書了；玉容把周老師上午來家，怎麼長怎麼短都一五一十給玉寶說了，玉寶這才相信。下午，拿上鐮刀、繩子上山拾草的時候，一路上，玉寶喜得亂蹦亂跳，趕得鷄往房頂上飛，趕得狗在野地里亂竄。玉寶怕他去念書家里缺柴火，一個下午，弄回來好多捆柴火；特為爬到樹上砍了好多樹枝子，捎帶還取了十幾個喜鵲蛋。

晚上，玉寶喜得一夜睡不着覺。玉寶的衣服太破爛了，他媽怕他穿這身破衣服上學不好看，下午就動手給玉寶補衣服，還特為把一件破洞少的舊青布衫改成小學生服；沒有口袋布，將就湊合了兩塊黑布。晚上，省下了瓶里那點舍不得吃的豆油，點了個油燈，給玉寶補褲子，燈芯太細，穿針都看不清，但屋子裡已經和往常不同，亮得晃眼睛。鞋子也得補：前腳露着腳鴨子，後腳跟露着兩個肉蛋蛋，也不象個念書人呀！補到半夜，這些活兒都做完了，玉寶媽熄了燈躺上炕，想想好象還有啥事沒干完，又爬起來點上燈，翻出幾塊破布，給玉寶做了一個小書包。玉寶幾次催他媽：“媽媽，睡吧！”他媽就說：“孩子，你睡吧。”睡一會兒，玉寶又起來，爬在窗戶破洞上看天，院子